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天豹圖 第二十二回 玩花樓姦淫難遁 巡按堂鐵面無私

話說紅花一夜哭到天明，遂躲在無人之處，要等田大人到來就要出去告狀。那花雲等到三更，並不見紅花前來，要到百花亭去尋紅花，那知園內門已落鎖了，只得回房，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。那秦氏身邊三個丫頭見秦氏不來吃夜飯，雙桂要去請秦氏來吃飯，秋菊道：「不要爾管閒事，我們只做我們的事，不要閒管。」碧桃、春梅道：「不錯，說得是。」花子能這一夜乃是在賽貂蟬房內安歇，所以並不知玩花樓上之事。且說田大修次日吃了早飯，吩咐：「打道到花府，一路上不論男婦老幼，若有人告狀不許攔阻。」家人領命，遂上轎一路而來。並不見紅花前來告狀，想道：「為何不來告狀，敢是他膽小不敢來告？這也難怪，女子原是無膽量的。」將到花府，先將名帖投進，門人接了進去通報。花子能看了帖笑道：「田大修也不敢欺我。」吩咐家人開門，說我少爺出來迎接。家人領命，開了正門，花子能換了衣服走出大門迎接。接進了大廳，打了一恭道：「老大人按臨敝地，晚生未來參見，反勞大人光降，真乃蓬蓽生輝。晚生未曾遠迎，多多有罪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老世兄，小弟拜謁來遲，還望海涵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豈敢。」

遂分賓主而坐。家人茶獻三巡，花子能吩咐家人：「備酒，在丹桂廳伺候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老世兄不必費心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說那裡話，晚生有一花園，雖是淺窄，景色雖不足觀，現時桂花盛開，備杯淡酒與老大人賞桂花而已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一到就要叨擾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簡慢勿罪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老世兄，我久聞爾的大名，極為思慕，恨不能得親近，今日奉旨巡狩，竊喜得能登堂叩謁。世兄的名聲真正名揚四海，我才離京即聞大名，今初到貴地，民風土俗全然不知，有甚差遲之處望乞庇護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豈敢，晚生世務一些不知，只曉得吃酒閒耍而已，老大人太謙虛了。」家人上前稟道：「酒席完備了。」花子能對田大修道：「老大人，今日晚生薄具水酒一杯同賞桂花，休得見笑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豈敢，領情了。」二人手挽着手而行，陶天豹隨著田大修來到園中。

且說花雲睡到天明，來到園中四處一尋，尋到桃源洞內才尋著紅花，正要開口說話，那紅花見了花雲就說道：「不要做聲，我今老實對爾說，我在此等田大人到來，要出去告狀與小姐報仇，那時無憂無慮，無拘無束，與爾放心做夫妻，爾說可好麼？」花雲聞言，心中大悅道：「既如此說，我去在外面打聽，田大人若來時我即來報。」說完回身出外面一看，只見田大人已到多時了，即回身走來報知紅花道：「田大人已到了，酒席排在丹桂廳，爾可走去廳後伏著便了。」

且說田大修與花子能來到園中，看了無數的院閣樓臺亭榭池沼，田大修道：「世兄尊園佳境勝如圖畫，任他巧筆名師，要畫也畫不出這樣來，真是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。」花子能道：「荷蒙贊賞，只恐不堪大人電覽。」田大修道：「言重。」二人來到丹桂廳坐下。田大修一面吃酒一面想道：「紅花不來告狀，難道這件事就罷了不成？」又想了一想道：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遂說道：「世兄，我久聞貴園有座玩花樓比眾不同，未知可肯同往一觀否？」花子能道：「若說此園雖然人人稱贊，然亦平常，大人若要鑒賞盡可觀玩，只是內中住有一人是見不得大人的，況且久無打掃，等待晚生令家僮打掃，改日再請大人駕臨賞玩便了。」田大修問道：「是何等之人見不得我？」

花子能道：「這人是江西人氏，姓曹名通，字天吉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敢是做教師的曹天吉否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不錯，正是，大人何以知之？」田大修道：「他與我□分相契，怎麼不知？既然在此，禮無不見之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看他不出，到有如此的大來頭的相好。」遂吩咐家人：「去通報二教師，說田大人在此要見。」家人領命而去。

忽見一個女子走上前來，兩腳跪下，口叫：「大人救命埃」手中拿一張狀子。那花子能見是紅花，吃了一驚道：「爾是紅花麼？久不見爾了，今日忽然走出來要告狀，此處又不是衙門，爾來告甚麼狀？」紅花道：「少爺啊！因小姐死得悽慘，我幾次要求伸冤無門可伸，今日幸得憲天大人按臨，所以來與小姐伸冤。」又大叫：「憲天大人啊！望乞開恩為我家小姐報仇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爾這娼根，想是瘋顛狂了，為何在此胡說亂道？爾不速走我就踢死爾這賤人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世兄不必發怒，看這丫頭不是個瘋顛的，待我問個明白再作道理。」遂問道：「爾這丫頭叫甚名字？」紅花道：「丫頭叫做紅花，有狀詞一紙，求大人觀看。」陶天豹隨將狀詞接上，呈與田大修觀看。田大人看了哈哈大笑，將呈遞與花子能看，說道：「世兄爾看，此事未必是真。」花子能將呈遞來看了道：「這張狀詞想紅花寫不來的，必是大名師才寫得來，俗語云：婦人告狀，必有主唆。此事關係非小，求大人將紅花帶到衙門嚴究主唆之人，按律定罪，問他無事造非，將他凌遲處死，造就是大人的恩典。」田大修道：「雖是如此說，我想紅花小小丫頭，若無此事焉敢告此大大的狀？」又叫道：「紅花，爾可將狀上的情由一一講來，若有吱唔，受罪不校。」紅花道：「大人啊！那日七月二□日，小姐帶丫頭到花園閒玩解悶，只見瑞雲閣上曹天吉與主母二人攜手並肩靠在窗前。小姐一見，吃了一驚。」

花子能道：「賤人，爾見小姐死了，說出這死無對證的話來。」

紅花道：「當時我也同見過的。」花子能叫道：「家人們，快快與我將這賤人拖出去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且慢，待他說完了再作道理。」又問道：「紅花，爾據實講來。」紅花道：「小姐見了，同丫頭即時走回房中，說道：『此事若被外人曉得，名聲就不好聽。』要將善言勸他。次日備酒，小姐親去請他來吃酒，好將言語勸他。誰知小姐去了多時不見回來，丫頭就去迎接，只見小姐一步一跌而來，兩眼流淚，面已烏青，口不能言。丫頭驚問道：『小姐為何如此？，小姐牙齒咬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，只舉左手與丫頭觀看，只見脈間一點紫血，嚇得丫頭心驚膽戰，扶了小姐回房。可憐倒在牀上滿身青腫，只得一對時就死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爾當時何故不稟明少爺，請一個醫生前來調治？」紅花道：「那時少爺往正（鎮）江拜壽未回，醫生連請數個都說是中毒，沒法可救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紅花，憑爾所說不過一面之詞，又無證見，本院不便做主，況且奴婢告主律有明條。」又對花子能道：「世兄可將紅花暫行收管，待我回衙帶去重究便了。」花子能應道：「不錯。」吩咐家人將紅花帶在外面伺候，家人領命將紅花帶了出去。

只見花昌來報道：「玩花樓門上閉得緊緊，只聽得吱吱聲響的，叫得甚是古怪，叫門只是不開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世兄同去看看如何？」花子能道：「使得。」二人來到玩花樓下，花子能大聲叫道：「二教師，田大人在此，快些下來迎接。」陶天豹道：「待我去叫門。」走上樓來念了咒語，將門推開道：「請少爺、大人上樓。」二人回到樓上。花子能又叫道：「二教師，出來見田大人。」任呼不應，只聽得吱吱的叫，猶如被人打傷呻吟模樣，叫道：「這也奇了。」遂叫花興：「爾進去看來。」花興遂走進去一看，回身就走出來，雙腳亂跳、雙手亂招道：「不好了，真正好看，少爺爾來看。」花子能道：「狗奴才，有甚好看，如此大驚小怪。」田大修道：「我同爾進去看個明白。」乃叫陶天豹將窗門開了，二人來到房內一看，只見一男一女精赤條條合在一處，田大修見了哈哈大笑，問道：「這二人是誰？為何青天白日幹這般事？」花子能急得滿面通紅，手足如冰，真正上天無路，入地無門，目定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。花興上前要解那條藤，誰知任解也解不開，花昌道：「解他則甚？此事真正羞死人，不要管他，我們下去罷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世兄不必著忙，上面是曹天吉，下面敢是丫頭麼？」

花子能道：「不要管他，我們去吃酒罷了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且慢，我還要審明此事方再吃酒。」乃叫陶天豹將他二人放起，陶天豹上前將萬年藤解去，二人才能起來穿了衣褲。二人身體此時猶如棉做一般軟，陶天豹一手一個拿來跪下，田大修道：「曹天吉，爾這狗頭，敢幹出此事來麼？」又叫秦氏說：「秦氏啊秦氏，爾的出身也是官家之女，因何與曹天吉通姦害死姑娘？看來紅花的告狀是真的了。」花子能道：「悉憑處治。」

氣忿忿走下樓來倒在書房。這些家人婦女聞知此事大家去看，那花雲一見哈哈大笑道：「爾也有今日了。」田大修叫陶天豹傳衙役進來，將曹天吉、秦氏二人捆住，連紅花一並帶去衙門。

此事早已鬧動街上，這些閒人三三兩兩說道：「花子能這個烏龜，平日欺著我們，見了女子就搶，為何今日妻子也被人姦淫？真正皇天有眼，報應得快。自古道：我不淫人婦，人不淫我妻，一些不錯。如今現世報與我們看。只是為何有此丫頭呢？敢是主婢串連通姦？」那花雲隨在紅花後面，聽了此言罵道：「放爾娘的狗臭屁，他是代小姐伸冤的，爾們說些什麼主婢串連通姦的話？」這些人聞言說道：「原來代小姐伸冤，我們不知，得罪莫怪。」

且說田大修回到衙門，立傳揚州府江都縣來衙諭話。不一時，府、縣二人齊到衙內，田大修對府、縣問道：「地方有此事情，爾們全然不為查察，直待本院親自訪出，爾們尚且不知麼？」知府忙打一恭到地道：「是卑職失覺察了。」知縣忙跪下道：「是卑職疏忽了，望大人寬宥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為官如何這等怠惰？今將曹天吉、秦氏二名人犯交揚州府收管，紅花著江都縣取保帶回，三日後聽審。」吩咐明白，遂退了堂。揚州府將二名人犯帶去收監，江都縣帶回紅花，令人具保領回。

光陰迅速，過了三日，到第四日揚州府帶了好夫淫婦來到轅門伺候，江都縣亦帶了紅花來轅門聽審。不多時，忽聽得三聲炮響，鼓亭內三吹三打，田大人升堂，兩邊排了許多的執事，一切刑具排在兩旁，傳令命揚州府、江都縣進見。二人聞傳來到堂下行了參見禮。田大修問起：「人犯可曾帶到麼？」揚州府、江都縣忙打一躬稟道：「人犯俱已齊到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帶進來。」二人出來將一千人犯帶進二道大門，兩邊呼喝稟道：「人犯帶到。」一齊跪下。田大修先問紅花的口供，紅花照前一般樣的話說了一遍，田大修道：「下去，叫帶曹天吉上來。」

兩邊答應一聲，走下將曹天吉拖上堂來，猶如餓鷹拿燕雀一般撩在地下跪著。田大修將案桌一拍，大怒罵道：「曹天吉，爾這狗奴才，爾是何等樣人，擅敢大膽與秦氏通姦？既通了姦也就罷了，怎麼同謀將花賽金害死？從實一一招來，免受刑罰。」

曹天吉本是個英雄好漢，從來不怕兇惡，自從被陶天豹將刺竹打了幾下，一身筋骨皆軟，又加萬年藤綁了一夜，陰陽合交，原神泄盡，此時枝枝骨節皆空，全無半點英雄之性，猶如初出娘胎嬰兒一般，全然沒法，只得將前姦情一一吐出。田大修道：「那花賽金與爾何冤，爾為何害他性命？一一說來。」曹天吉稟道：「大人啊，並無此情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現今紅花指告，還敢強辯麼？」吩咐夾起來，兩邊答應一聲，將曹天吉按倒在地，脫去鞋襪將夾棍套上，兩邊一收，曹天吉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。」心如油滾，只是咬定牙關叫道：「大人啊！此事實是冤枉，難以招認。」田大修見曹天吉不認，吩咐將他重重敲打，又加八口狼頭，打得曹天吉恨無地縫可鑽，當不起重刑，沒奈何只得招認道：「因與秦氏通姦被花賽金見了，恐他告訴少爺，所以害死他性命以滅其口，不想被紅花告發。今願認罪，只此是實，並無異言。」田大修命他畫招，記了口供，又叫帶秦氏上來。兩邊答應一聲，將秦氏拖到堂前跪下。

田大修道：「秦氏，爾這賤人，世間那有爾這般惡婦？爾既不想相國門風，亦當想自己是千金之體，卻來做此傷風敗俗之事。這也罷了，為甚爾心如虎狼一般，設毒計將姑娘害死？可知天理昭彰，報應不爽，快快招來，免受重刑。」秦氏兩淚交流，哀哀啼哭，稟道：「大人啊，我並無此事埃。」田大修道：「休要狡賴，姦情已拿，曹天吉已招明白，爾還敢強辯麼？」吩咐拶起來，兩邊答應一聲，將秦氏兩手拶起，收得緊緊，秦氏疼得口指連心痛，平日兇惡，此時在按察臺下怎當得刑法利害？無可奈何只得將姦情招認。田大修道：「為何將花賽金害死？從實招來。」秦氏道：「這個真正屈天屈地屈死人，花賽金是發烏痧死的，怎說是我害死？人命關天，不是小可，信不得紅花的話。」田大修道：「通姦已實，謀命何辭？曹天吉已經招認，爾這賤人尚敢抵賴麼？」吩咐打川紅。爾道如何叫做川紅？就是敲措拶指兩邊。衙役如狼似虎趕上前，狠狠的敲了四口，不招又加四口。此時秦氏猶如下油鍋一般，幾次暈去又還魂來，田大修問道：「秦氏，爾招也不招？」秦氏道：「真正冤枉，他實是著烏痧死的，天下烏痧發死人也不知多少，難道都是被人害死麼？」田大修道：「好利口的賤人，曹天吉已先招認是用毒刀刺死花賽金，爾還敢不招？」吩咐江都縣：「去取毒刀來。」江都縣領命而去，不一時將毒刀取到。田大修也怕刀的利害，連刀鞘舉著輕輕倒出一看，只有五寸長而已，驗畢放在案桌旁，問道：「秦氏，毒刀已取到了，爾招也不招？」秦氏道：「實是冤枉，難以招認。」田大修吩咐：「帶曹天吉上來。」將刀丟下問道：「曹天吉，這刀可是凶具麼？」曹天吉道：「正是此刀。」田大修道：「秦氏不認，爾去質來。」

曹天吉叫道：「少奶奶啊，一身做事一身當，休得強辯，爾招了罷，我與爾到陰間做個長久夫妻。」秦氏叫道：「曹天吉！爾休得隨口陷人，人命關天不是取笑，我是不招的。」田大修道：「好個熬刑的賤人。」吩咐取上方寶劍來。不知秦氏可招認否。且聽下回分解。